

皇冠 与 爱情

[英]

A · C · 史密 斯 著

吴仁 译



1561. k

皇冠与爱情

【英】A.C.H.史密斯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皇冠与爱情

〔英〕A. C. H 史密斯著

吴 仁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625页 字数 140,000

1984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38,000—51,8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478 定价: 1.05元

译者的话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英国发生宫廷危机。爱德华八世只当了三百二十五天国王就宣布逊位，成为英国君主立宪历史上第一位主动退出王位的人，使当时的世界舆论为之哗然。

爱德华八世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长子，生于一八九四年六月，一九一一年被封为威尔士亲王，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战后，他周游世界，先后访问过美国、日本、南美洲和英联邦国家。由于他平易近人，诙谐幽默，所以国际威望与日俱增。在国内，他主张社会改革，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困境，因而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。一九三六年一月乔治五世驾崩后，他随即继位，当上了国王。

在社交活动中，爱德华八世结识了美国女人沃莉斯·辛普森夫人。两人情投意合，感情渐笃，爱德华八世决定与他结婚。但他的要求遭到了以首相斯坦利·鲍德温为首的英国政府以及英联邦国家的强烈反对。这一事件发展成为国王与内阁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。爱德华八世竭力坚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合的权利，而英国政府则认为这是对英国宪法的威胁和挑战。英国国王中未曾有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，更何况辛

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两次婚。于是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，但对爱德华八世来说，要么离婚，要么逊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他忠于对辛普森夫人的爱情，终于放弃王位，与辛普森夫人一起，旅居法国，于第二年一月结了婚。逊位后，爱德华八世被封为温莎公爵，可是自己的夫人并没有被纳入王室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爱德华八世曾任巴哈马群岛总督，以后一直默默无闻，于一九七二年在巴黎去世。

小说《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》是英国作家A. C. H. 史密斯根据一部深受欢迎的同名电视剧改编的。它取材于上述历史事件，以生动的情节、凝炼的笔触，用文学形式给读者再现了英国历史上这一为世人熟知的宪政危机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爱德华八世、辛普森夫人、鲍德温和邱吉尔等人的形象，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的宫廷制度和传统对个人自由的禁锢、束缚和窒息以及英国官场的腐败，对我们了解历史，扩大视野不无裨益。

译者 1982年

第一章

“立——正！”

一听到命令，威尔士禁卫兵们“叭”的一声并起双脚，整齐得象一个人一样。夏日正午，万籁俱寂，碧空如洗，只有翱翔在高空的双翼飞机传来隐约可闻的嗡嗡声。然后，响起了脚步声和偶尔的低语声。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开始检阅禁卫军，随着检阅的还有连长和皇家侍从副官皮尔斯·乔埃·利上尉。

站在前排后面的汤姆·布思比中士心想，不管日程表上的安排如何，与其说士兵们在接受检阅，倒不如说他们在检阅亲王。亲王的形像他们已在报纸上见得不少：身材瘦小，比队列中的任何士兵都要矮几英寸，面部表情通常深沉严肃，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与众不同的松垂眼皮——他的双眼有时会闪烁出坚毅、稚气和快活的神情，使人为之倾倒。而士兵们对亲王还有一种特别的亲昵感：十一、二年前，亲王还在孩童时代，就与他们一起经受了难以忍受的苦难。这些苦难把军队和那些呆在国内、未曾

参加过帕晨德尔①战役和未曾从科巴里德②撤退的人们截然分开了。当时，亲王也没有对那些由于爱国主义激情所引起的苦难、浪费、死亡和绝望采取愤世疾俗的态度。那时，卫兵们说：“炮声响处，必有威尔士亲王。”无论将军还是士兵无不为他的大无畏精神所激励。他与官兵们一起为国尽过力，跟他们一样憎恨战争，因此，也使他在自己未来的子民中间崭露头角。

亲王就是这种人。布思比中士明白，他并不止于此。禁卫队中每一个士兵在亲王面前都会肃然起敬，骄傲自豪。他们要面对面地观察这位皇冠的继承人，找出他的秘密，再一次想方设法揭开他将登极继位的奥妙。

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。威尔士亲王不同于他父亲，当上国王，也将会略胜一筹。

布思比中士心想，瞧他，居高临下，检阅一队队行着军礼、迈步走过的士兵！再瞧他帽子的戴法，那么潇洒，别具一格，犹如精神抖擞的哥萨克轻骑兵。这在纪律严明的现代化英国军队里，肯定是行不通的。然而，这正是他的风度和奔放不羁的性格的体现。登极以后，他更会我行我素。（虽然他不能随心所欲，皇冠想怎么戴就怎么戴，权力再大也不行。布思比中尉虽然觉得好笑，可还是板着面孔。）是呀，爱德华八世当上国王后，形势也许会出现转机，这也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啊。

①位于比利时西北部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这里曾发生过激烈战斗。——译者

②位于南斯拉夫西北部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意大利军队在这里遭受惨败。——译者

皮尔斯·乔埃·利从王子手中接过帽子、手套和佩剑，恭候在一旁，这时王子已来到军官餐厅里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房子里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对王子奔放不羁的举止，他有自己的看法。

“唷，”王子喘了口气，信手从身边桌子上的盒子里拿出一根香烟。“这身衣服可把人给热死了。”利拿着火柴，躬身向前，可是王子自己已经擦着了火柴。“别麻烦，乔埃，坐下吧。”他对侍从副官说。

“阁下，没有时间坐了。”

王子徐徐地吐了口烟。“下面的安排是什么？”他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
“视察士官食堂。”利看了看日程表。“时间是十二时二十分。十二时五十分参观士兵厨房。一点一刻……”他看见王子在擦眼角，便踌躇了一下。“一点一刻与军官夫人们在军官食堂外的草坪上共进自助午餐。”

“天啊，”王子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眼睛盯着手中的香烟。

“午餐后，观看与步枪旅的板球赛。”

“喔唷。”

“然后出席团运动会。”

王子喜形于色。“有赛马，是吗？问问他们是否可以给我备匹马。”

“可是，殿下，”利极力掩饰着自己不耐烦的情绪，说：“令尊大人不让您参加越野赛马，这您是知道的”。

“别罗嗦，乔埃，”王子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去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备匹马。”

“好吧，阁下。”利撅着嘴说。

王子想起年幼时父亲要求他学骑马的事儿，不禁觉得好笑。“你应该学会骑马和狩猎。”他去牛津攻读以前收到的一封信中这样说。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你的地位要求你必须要有娴熟的骑术，因为在将来的游行和检阅等活动中，骑马是必不可少的。因此，你应该尽早地痛下决心。英国人喜欢骑马，假若你学不会，就有可能大煞风景，会被说成是平庸之辈。”

于是，他终于学会了骑马。他果敢骁勇，在越野赛中经常打头阵。在赛场上常常与最优秀的骑手并驾齐驱，有时还会占上风。政治家们以及报界总是喋喋不休，以他的前途为借口，要求他放弃这一运动。最近他家里的人也站到了反对派一边。而现在又半路杀出了个利。其实，他倒该想到这一点。他的侍从副官是贵族的卫道士。亲王的任何嗜好都不会使父王欢悦，也不会使那帮老朽们高兴。

“运动会后，”利告诉他，“还有退场阅兵式，然后在军官食堂用餐。”

“真可谓分秒必争啊，”亲王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哦，怎么安排都行。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？”

“夜里十一点，晚餐后一小时。”

“早点不行吗？我是说，晚餐一毕……”

“晚餐后马上离开，会使人们扫兴的。”

“那么就十一点整吧。”亲王站起身来，一边掐灭香烟，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，“按计划进行吧。”他无精打彩地盯着穿衣镜，然后咧开嘴巴，堆出一团哑剧演员般的笑容。“请笑一笑，殿下。”他自嘲自乐地说。他从利的手中

接过帽子和手套，并对他说：“乔埃，终有一天，我的脸将凝固成一张笑脸，既无法讲话，又无法吃饭，只会笑，笑，笑个没完没了……，当然罗，这是我应得的报偿，谁也不会在乎的。”

“他笑容满面，潇洒迷人。”禁卫队在餐厅 敞开 的大门前等候的时候，军士长对军士教练员说。他们身后，禁卫军士兵排成两列，等着夹道欢迎威尔士亲王。“有时候他的确兴致很高。他情绪低落时你是看得出来的——瞧他的眼睛，你可以看到一种茫然、冷漠的神情。”

“我真希望他把那顶军便帽戴正，”军士教练说。他以前没见过亲王。“您知道，这不是好的榜样，长官。”

“是啊。”和军士教练一样，军士长也在担心团内的青年军官会受到影响。“他不按军规办事，可从不知道这会给我们这些人带来多少麻烦。可是，在他兴致勃勃、故意歪戴帽子的时候，你就会宽恕他，也可以宽恕……”

“他来了，长官。”军士教练打断了他的话。

军士长潇洒地转身面对餐厅。“威尔士皇家禁卫军的全体官兵们，”他扯着嗓子喊道，“立——正！”

亲王把随从的官员都留在门口，独自一人进入餐厅。军士教练员为他解开佩剑带。他一面脱下帽子和手套递给军士长，一面说：“请稍息，先生们。你好吗，里夫斯军士长？还在为营里踢足球吗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殿下。谢谢您。不过有些力不从心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亲王咧嘴一笑，转身对军士教练员说：“你就是军士长欧文了？新调来的，是吗？”

“上个月从兵站来的，殿下。”

“听说他们很想念你。”

这就是亲王真正的感人之处，布思比中士想。尽管亲王已经下令让他们稍息，他和其他士兵们仍然笔挺地站着。在亲王面前怎么能随随便便呢？亲王拉了几句家常，尽力使大家随便些。在这一点上，谁也赶不上亲王。当然，人们曾对他详细介绍过情况，但他的记忆力确实是惊人的。瞧瞧吉姆·欧文脸上感激的笑容中那极不自然的神情吧。他们，亲王和军士都在执行任务，而且他们会面时，总是在执行任务。谢天谢地，他们，特别是亲王殿下，都在尽职尽责，否则，军队、国家、甚至整个大英帝国都无法正常运转。这个教训，早在两年前，一九二六年，人们就充分认识到了。正是那些士兵们和成千上万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，那些知道自己职责的民众，在维护着国家机器的运转。

亲王沿着队列向前走着。“埃文斯中士，你好。布思比中士，你还是那么结实。詹姆斯上士……啊哈！”亲王戛然停口，他欣喜地看见军士长用银盘托着一大杯啤酒正朝他走来。他双手接过酒杯，高高举起向军士们致意。“谢谢诸位，祝大家健康长寿。”说罢一饮而尽，然后又举杯，说：“旧友重逢，不胜荣幸。”

一个威尔士男中音领头唱起《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》。唱完后，聚拢在一起的军士们中又响起热诚的欢呼声。一张张笑逐颜开的面孔表明，这位在国外旅行中使全欧洲为之倾倒的亲王，并没有失去其独特的魅力。人们从他的仪态和微笑中感受到一种生气勃勃、近乎狡黠、柔弱而又使人信心百倍的气质。这种气质激荡着人们的心怀，而他的父亲从来无法做到这一点。

当晚十一时零五分，罗尔斯·罗伊斯轿车驶回约克厅——圣·詹姆斯官里一处古老、错落不齐的寓所。幼年时的亲王和家人在伦敦时住在这里，而不是桑德林厄姆庭院中阴暗潮湿的别墅。战后他选择了这里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。亲王点燃了一根香烟，这会儿他比一天中任何时候都愉快。过一会他就可以脱掉这累赘的衣服和斗篷，系上白领带，穿上夜礼服，自由自在了。

坐在轿车后面的利只盼着睡个好觉。不过，他还得再向亲王唠叨一番。虽然两人心里都明白这是白费口舌，可这是利的责任。“殿下，我和大家都担心，有些事您做得过头了。”

亲王转过脸去，透过车窗，望着郊外街道上暗淡的路灯。“我们都担心，”他想，是呀，国王和王后是在担心。利是为了他们，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，而不是在谋私利。但是，他关心的也并非完全如此。他的口中仍然留有那佳酿葡萄酒的余香——一八九四年，就是亲王出生的那年，在军官餐厅中，他和人们一起，向国王陛下的画像举杯致意。他自己的画像就挂在旁边，但是小得多。

利仍在喋喋不休地劝亲王不要熬得太晚了。“殿下，您已经忙了一整天了。”

“可到目前为止，过得很痛快，”亲王说。“不过看那场板球赛是个例外。赛马还可以，是吗？”

“要是国王陛下知道了您参加赛马的事，他是不会高兴的。”

“我差点赶上那个废物，对不对？只有半步之差，而且骑的是一匹从未骑过的马，我看还可以。”

“您听错了 殿下。”

“不，没有错。”亲王在烟灰盒里掐灭了香烟。

“陛下和您的母亲都不让您再参加越野赛，殿下。”

“只许打猎，这我知道。可是我从梅尔顿·莫尔雷弄到的全是参加越野障碍赛的马，乔埃。如果一年只有几天骑着它们打猎，那才是巨大的浪费呢。”

“您已经伤得够厉害了，大家都很担心，殿下。您一定记得斯坦福德哈姆勋爵……”

“没有那么严重，而且是四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殿下，如果您现在停止参加越野赛，国王会十分高兴的。”

“我总该有我自己的一点乐趣吧。在公共场合我极力让人们高兴。”——利点点头，这一点他无可否认。然而亲王仍然愤愤不平。“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根据国王的胃口安排我的个人生活。”

利认为应该结束这场无休止的争论了。亲王最近变得越来越固执己见，其原因可能是身负重任，享有众望，可又没有多大权力。如果再沉默不语，会被认为怨恨满腹，所以利说：“不过，别人并没有干涉您的个人生活呀。例如，我就不知道今晚您要到哪儿去，但是，恕我冒昧，我猜您是否去……”

“我去哪里，你很清楚，乔埃。我上使馆俱乐部，会几位朋友。我承认，他们中没有谁会使国王感到格外高兴的。”

“不错，殿下。可令尊大人并不是要真正干涉您的活动呀。不过，您策马跳越障碍确实使他担惊受怕。万一您从马

上摔下来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所以，您难道就不能在这一件事上顺从他吗，殿下？”

亲王实在感到厌倦，又点燃了一支香烟。“那我该怎样锻炼身体呢？”

利满以为亲王接受了他的意见，口气变得愈发温和。

“您是位出色的高尔夫球手，殿下，高尔夫球是一项非常高雅的运动，它有益于，哦——”他意识到自己的话并不得体，但想住口已为时太晚了。“有益于任何稍稍上了一点年纪的人。”

“废话！”亲王怒气冲冲。“我才三十几岁。”

利这会儿无言以对，只得自认晦气。

小轿车驶进圣·詹姆士宫时，亲王看了看表。“还好，”他微笑着对利说，“一切顺利。谢谢你，乔埃。离开你我寸步难行。”

当夜一点钟过后，亲王才来到邦德大街的使馆俱乐部。经理卢治上前打招呼。“殿下。”

卢治象个威风凛凛的军士长似的管理着这个俱乐部。他对高官显贵们殷勤周到，对地位低下者则横眉冷对。俱乐部的常客们对他十分推崇，时常谈起他那反复无常的严厉态度。他那变幻莫测的脾性倒可以原谅，因为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的中点，欧洲旧的社会结构已被战争动荡分化，很难分辨谁是达官显贵，谁来自中下阶层。亲王时常光临此地，当然每晚到来时，他总是受到礼遇的。其他公爵、伯爵和世袭贵族，同样受到礼遇。不过这里也有一批文艺界人士，作家和演员，政客与下院议员，报业大亨和实业家，白手起家的暴发户和正在发迹的人们。同他们在一起的女人是他们的夫

人、情妇、交际花以及一些有名的美人儿。他们或腰缠万贯，或久负盛名，或大权在握，或精明能干，或容貌出众，或仪表堂堂。另有些人则仅仅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交到此类好运，或者通过交往，也沾上一点拥有此类东西的名声。这里的座次安排永远无法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，即便卢治突然宣布投票解决也不会起任何作用。他兴许会这么干一下子的。

比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见解。这里在座的每个人都会同意，生活是一种享受。人们爱好各异，但总要首先追求享受。给予或得到享受的能力已成为最高尚的美德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旧的社会阶层——只是在一定程度上，而非完全如此，因为亲王使大家快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是皇族。

光临使馆俱乐部的许多人都出生于富豪家庭。因此，那些长辈们原可以受到礼貌和尊重的待遇。然而，年青人们却故意要冲击他们的长辈。他们不是抨击世袭财富的来源——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有些过分——而是嘲弄和上层阶级溶为一体的那种令人“窒息”的习惯和传统。被挖苦最甚的是所谓生活目的的认真性，它曾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准则。现在，琐碎浮浅的东西被尊崇，无聊的闲扯取代了认真推理的谈话，形式外表胜过了内容实质。而那些消灭了脑袋正极力想跻身于上流社会的野心家和投机家们，以及其财富愈来愈为名门望族需求的暴发户们，都十分热衷于模仿这种时兴的礼仪。他们恰似一伙粗俗的外人，第一次被允许进入令人敬畏的圣殿参加礼拜仪式，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出丑。

俱乐部外面是另一个世界，达尔文、马克思，其后是弗

洛伊德，都把那个世界表述为一架巨大的机器。用不着读他们的著作，人们就会确信，人对任何客观事物几乎都无能为力。在佛兰德进行的鏖战^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人们漂离了旧的信条，但一时却没有新的信仰之港可以抛锚停泊。战争夺去了人们一些最亲密的朋友的生命，也毁灭了人们为崇高理想捐躯的信念。战争产生的愤世疾俗的观念由于战争的残酷后果而日益发展：经济衰退、罢工不断、饥饿、贫困、战时的英雄们无家可归、无业可就。自然，使馆俱乐部里的人们是饿不着肚皮的（此话不假，他们点的佳肴大部分仍留在盘子里），他们的住房绰绰有余，工作则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。他们的父母，正是那些不停地劝说工人们“不要贪得无厌”的人。不过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也不必痛感前途未卜，没有保障。对于外面这架巨大的机器，人们所能做的便是逃逸，和其他人一起，呆在一处（不象在家里）陌生人和陶然乐事可能降临的地方，寻求那短暂而诱人的片刻，及时行乐。

他们所做的是别人在生活重压之下做的事：跳舞。午餐时跳，吃茶点时跳，但是最使人上劲的是夜晚时分，剧场和歌剧院演出完毕，或在正式舞会结束之后，系着白领带的男人与留着新式短发的女人就在夜总会跳起舞来。在那里他们感到自由自在，男男女女互相致意、取乐，仿佛置身于自家客厅里。对他们来说，俱乐部里的气氛就是时代的气氛。使馆俱乐部是娱乐场的中心，亲王把它称之为“夜总会里的白金汉宫”。亲王尽管地位显赫，而实际上也属于那个时代。

^① 包括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之一。

正是由于他的地位，作为一个年青人他感到与社会隔绝，也与生活的乐趣隔绝。如今既然有机会享受这一切，他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。

象往日一样，今晚仍然宾客如云，挤满了来跳舞的人们，几乎腾不出什么地方跳舞了。长长的地下舞厅，陈设华丽，四面摆着沙发，台布上的花瓶插着石竹，一端的楼厅上是乐队，越来越多的桌椅被加进。尽管已过午夜时分，源源而来的人们不断地蚕食着有限的空间。到后来，中间留的地方还不够十来对舞伴立足跳快步舞。其它人坐在桌旁谈笑，呼吸着夹杂着各式佐料和土耳其香烟气味的空气，传呼着在人丛中熟练穿行的侍者们不断添酒。人们从沿墙壁挂着的巨大的金框镜子中端详着自己，也打量着别人。

卢治里外周旋应酬，主持着这一切。这时，他正把亲王领向紧靠查尔斯顿舞场的一张桌子。桌子旁边放着四把椅子，有一把已被达德利·沃德夫人占据。因为卢治眼巴巴盯着她，她才站起身微微屈膝行礼。亲王点点头算是还礼。他更为关心的是侍者又在他们身旁摆起了桌子。

“没必要再给我们加桌子了，”他对卢治说。

达德利·沃德夫人回答说：“不是为我们加的，殿下。刚来了些美国人，所以我告诉卢治……。”

亲王斜睨着卢治。“让他们另找个地方坐，行吗？”

达德利·沃德夫人笑了。“再没有别的地方了，殿下。”

亲王仍然眼望着卢治。“另找个地方，卢治。”

卢治右手贴在胸前鞠了个躬，“殿下，悉听尊便。”他打了个响指，桌子被搬走了。